

武林帖

作者
雪雁

武侠名篇经典

武林帖 为武林各派黑白两道共尊的最高信物。它可以号令武林。神奇少侠为了维护武林帖。至高无上的尊严。苦学各路神功。成为一代旷世奇才。同时在武林刀光血影中与敌人演绎了一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下



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天下无限怨仇 只是善恶搏斗	1
第 二 章	新仇加上旧仇 凝结仇恨心头	36
第 三 章	双星暗追“三星” 小怪不拜老怪	49
第 四 章	仇恨得奇书绝艺 少女月夜救少男	73
第 五 章	百丈峰头练绝剑 大青石上吸功力	98
第 六 章	巧遇“武林贴” 酣战老驼背	115
第 七 章	英英误伤仇恨 芊芊好心陪情	133
第 八 章	乔装丑妇露真面 英俊少年显神功	150
第 九 章	魏三省吹胡瞪眼 小仇恨满不在乎	167
第 十 章	教人者人教 受恩人感恩	184
第 十 一 章	强中自有强中手 奇人之外见奇人	200

第十二章	淮阳楼外收义子 蜀山镇上救难童	217
第十三章	仇恨奋战五条沙 驼侠旁观助神威	238
第十四章	驼侠戏弄长眉道长 仇恨杀伤百毒天君	247
第十五章	梦中失秘笈 醒来战魔头	264
第十六章	恨仇巧计夺鞋 雪儿运功疗伤	280
第十七章	驼侠泰山传艺 仇恨西湖赴约	299
第十八章	放下儿女情肠 振起英雄气概	315
第十九章	长江抓鱼饮美酒 马当船上杀水贼	332
第二十章	冤家路窄魏三省献丑 杀妻之仇杜保恨难消	347
第二十一章	真假魏三省同现 真假武林贴并存	363
第二十二章	杀人杀仇	378
第二十三章	土地庙内除凶神 连云客栈询失镖	394
第二十四章	赌棚之中爆发大战 英雄手下不毙败兵	424
第二十五章	百毒门设计诱仇恨 美姑娘敌人变爱人	456
第二十六章	两军阵前一见钟情 冤家对头结成鸳鸯	486
第二十七章	平静事件曲多波折 佳人相见泪莲莲	501
第二十八章	狙击暗害皆无用 金龙宝剑显神威	519
第二十九章	虎鞭四勇跃进鬼门关 伏煞五君登入阎王殿	548

第三十章	魏苇东海搬兵请将 仇恨夜探九槐山庄	581
第三十一章	九槐山庄展开战血 儒侠孔达轻敌丧命	607
第三十二章	浴血混战战况激烈 生死鸳鸯生死相依	640
第三十三章	进军百毒门 鏖战黑石岭	671
第三十四章	杀败苗疆悍将 逼出百毒余孽	702
第三十五章	百毒门全巢覆灭 众英雄凯旋而归	732

第二十七章 平静事件皆无用 诸佳人相见泪莲莲

仇恨浑身一机灵，脱口道：“你千万别如此……”

艾惠玫显得冷静无比的道：“你答不答应？”

仇恨叹了口气，低下头说道：“我，我，我答应……”

艾惠玫全身猛烈的一抖，长长呻吟了一声，瘫痪似的颓然倒地，仇恨慌忙将她抱起，焦急的道：“你怎么了？艾姑娘，那里不舒服？你的脸好苍白……”

星眸微睁，喘息吁吁，那一张美艳的面庞略带一股凄迷得令人痛心的幽怨，她半启未唇，疲乏的道：“我好……我好累……像走了千万里路忽趟在这一张柔软的床上……又宛如突然卸掉肩头上沉重的负荷，很疲倦，但却心明神逸……”

仇恨关切的道：“可要到榻上歇息会儿？”

艾惠玫摇摇头，舒适的闭上了眼，道：“不，我就要你这样抱我，我觉得好平静，好安全，像一只暴风中的躲进港湾的小船……”

她悠悠地，又道：“好像我们十分接近，没有丝毫距离，像是我们在很久以前已是这么亲切而熟悉了，是吗？仇哥哥！”

仇恨点点头，道：“我有一种感觉……”

艾惠玫温柔的道：“你说。”

仇恨有些赧然，悄悄的道：“我觉得……好奇妙，太奇妙了……”

深情的笑了，艾惠玫满足的依偎在仇恨的怀里，翠绿色的氤氲缓缓向他们包围，向他们笼罩，而翠绿色闪泛着隐隐的喜悦与安详，有如一片蒙胧的雾，这才，又多使人沉醉。

夜长，人却难寐啊！

* * *

“临风阁”名如其所，是一处爽洁明敞，又带着几分飘逸韵味的地方，建筑的格局也显得特别的古朴强浑，线条简单而有力，稚微中，含蕴着突出的拙实感……

它是用桧本原干叠架起来的一座正方形楼阁，分上下两层，下层只用合抱的四根粗大木柱为支撑，没有隔间及墙壁，四周半垂着宽长阔大的垂帘，光洁润滑的地板滑打得紫褐透亮，却仅有四张兽腿矮几似的椅子并排中间，一列特大特宽的原本楼梯延展上层，楼阁之上，也与地下一样简洁明净，只是地下层铺了绵毡，矮几改成八角檀木镶嵌云石面的高桌而已，在这里，可以看见绵亘迤邐的景色一角。

仇恨抵达“临风阁”的时候，早已有四人在座，各占一张兽腿矮几似的椅子。

第一位是一位老妇人，这位妇人约莫五十出头的年纪，浓密却微显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软髻，髻髻的却是一根五寸长的蛇形黑木簪。她的面庞清瘦而白晰，生着一双女人少见的漆黑

剑眉，丹鳳眼，略挺了些的鼻梁，一张两边嘴角微微下垂的嘴唇，穿着一袭纯白镶着金丝边的衣裙，双手空空，安详的交提胸前，形熊雍容，气度高华，然而却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威仪。

第二位，身材雄传高大，穿着灰色绿绣金边长袍，年约六旬左右的老人，面孔五官输廊突出，面如满月，浓眉、鳳眼、通天鼻、四方嘴，颌天蓄着一把灰苍长髯，整个形态中，流露出一股无可言喻的威凜，沉猛与雍容之气，就宛似一座撑天的巨山。

第三位与第四位是仇恨熟悉的人，前者是可扎钦汉，后者是冯奇。

老妇人开始仔细的端详起仇恨了，于是，每看一次，神色便缓和一分，到后来，简直已带上笑容了，她缓慢的说道：“仇恨，你过来坐下。”

仇恨谢了坐，过来端整的坐好，老妇人笑了，道：“仇恨，我先替你引见一下。”

首先，她自我介绍道：“我叫申无痕，昔年有个‘铁拐仙娘’的匪号，如今，大家都叫我‘铁拐婆婆’。”

指着第二位花甲老人道：“他是我的老伴，姓展名伯彦终年独坐寒江垂钓，因此，武林中人送他一个‘寒江钓叟’的绰号！”

接着，又指着第三位、第四位道：“这两位就不必我多费唇舌了，你们原是旧识。”

仇恨没有打岔，是一种倾耳聆听得模样。

申无痕似是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接着说道：“惠玫这孩子是我侄女，也是个私生女，她的母亲，早年和我是非常要好的结拜姊妹，那是，我们都还年轻，当然也有着一般少女的憧憬与幻想，那真是一段做梦的日子……后来，惠玫的母亲认识了一个男

人，是不是相当英俊出色的男子，……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由相识而相恋，好得不得了，惠玫的母亲便也和许多痴情的少女一样，终于奉献出她的贞操。可憾又可恨的是，这个男人对于她，并不似她对这个男人般的真心真意，等着惠玫的母亲有了身孕，尚在编织着另一个美梦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不告而别，从此音信俱无，遗弃了惠玫的母亲，以及还未临人世的惠玫……”

仇恨道：“典型的负情故事，前辈，亘古以来，这样的错误便不会停止，在天涯海角的每一隅都循环反覆的发生，值得惋叹的是，当局者往往沉迷不悟，待到猛省回头，却已悲恨铸成，无以为补了……”

申无痕点着头，道：“正是如此，惠玫的母亲便也走上了这类结局中大多数受害者所循环的道路——自杀，她是服毒而死的，由我去收的尸，我永远忘不了她那付惨状，尸体全身浮肿，肌肤透着乌紫，原本娟秀效好的五官扭曲得整个变了形，七窍中全凝着血渍，连嘴里的舌头也都晒烂了，这证明她在临死前是受了多大的痛苦。那时，惠玫才刚满周岁，抱在一个奶娘怀中，见到我，便咧嘴憨笑，可怜的孩子，尚不知小小年纪，已失怙恃，更何从明白人间世上这般辛酸与险恶呢？”

* * *

仇恨道：“那个男人，实在可恨！”

申无痕道：“是可恨……我是接到我这位小义妹透过专人送来的绝命信之后，方才知晓一切的，当我专程赴去，则除了收尸入殓，任何什么忙也帮不上了。对于死去的人，我无力为助，但对活着的人，我却多少能以发挥作用，小惠玫的将来自然由我承

担，那个负心汉，我也饶他不过，就在惠玫母亲死后的第三个月，那负心汉被我夫妇追上围住，却算他命大，只留下一条右臂仍被他活出命逃逸……”

仇恨道：“前辈是如何找着那人的？”

申无痕恨声道：“这小子遗弃惠玫母女之后，独个儿潜到边塞山城逍遥快活，他有名有姓，且属同道中人，加以不肯安分，要找他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恨只恨我那小上七岁的义妹事先没有托我为力，否则，尽可在悲剧酿成前将那人抢回，迫其就范，便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凄惨了……”

仇恨道：“前辈怎会与‘百毒门’拉上关系呢？”

申无痕道：“这一点，我稍后会告诉你，这个负心汉名叫司马长风，乃是司马长雄的嫡亲胞弟，司马长雄的身分你已清楚，用不着我叙述。就在我夫妇追杀司马长风后的第二年，可扎钦汉和冯奇联手上门寻仇，要替司马长风报仇，我们激战了三天三夜，彼此却未能分出胜负，出手英雄重英雄，好汉惜好汉，右不打不相识之下，我们结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两人经常是我家座上客……”

申无痕顿了顿，又道：“惠玫七岁那年，司马长雄押着司马长风至这里负荆请罪，忏悔一切，并愿负起‘杖期夫’之责，抚养惠玫，老身感于玫儿幼失双亲，成为无父孤儿，今其父既愿改过，自然不能阻挠其骨肉重逢团聚。于是，允其所请，让他带走，可扎钦汉和冯奇自愿前往充任监护，若发现司马长风对玫儿略有虐待，即将她带回中原，于是，玫儿也就拜在老可扎膝弄虚作假和一螟蛉义女……”

说到这里，申无痕突然长叹一声，道：“真是狼子野心，就

在玫儿十五岁那年，司马长风领着玫儿回来了，同行有老可扎和冯奇，还有司马长雄，老身见玫儿长成，自然是欣喜莫名，接纳了他们，当然，我们也接纳了友情。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司马长风虽然遗弃了我那义妹，但他总算天良未昧，能抚育遗孤成人，也差堪告慰在天之灵，谁知竟不是那么回事，原来他们是怀着野心前来。不久，便在饮食里面参着“七绝去功散”，使我夫妇及老可扎、冯奇武功全失，最后，终于露出了狡狴面目，逼我们交出武功，进而占据了这块土地，作为‘百毒门’的总坛，捧玫儿登上门主宝座，蚕食武林各大门派。幸好，玫儿秉承了她母亲那份敦厚，曲意维护我们四老安全，不久，他们先后解去可扎钦汉和冯奇的毒，让他们参与工作，老友情笃，为了我夫妇的安全，便以玫儿的护卫身分踏入江湖，替他们开疆拓土。金陵失利，他们才知道最大的强敌不是武林各大门派，而是你，所以，才设计将你俘虏以除后患，也为统一武林铲除障碍。其实，玫儿早存恢复我夫妇武功之志愿，只是司马老贼解药珍藏秘密，也是事情凑巧，近日才让玫儿找到，不但解除了我夫妇身上的毒，也同时救了你，这便是我们的一段恩恩怨怨！”

申无痕一口气说完这段内情，便开始仔细的端详仇恨，笑了笑，说道：“你喜欢玫儿吗？”

仇恨咽了口唾沫，硬着头皮道：“喜欢。”

申无痕点点头，又道：“你会待她好一辈子？”

仇恨舐舐唇，低沉的道：“如若能以结合，夫妻之间自当相敬互爱终生。”

申无痕满意的笑笑，接着道：“假若你能娶得我家玫儿，你可能稍稍欺侮她，否则，老身势必与你誓不两立。”

仇恨道：“在下明白。”

沉思了一会，申无痕又一一问明了仇恨的家世、出身、籍贯等等，未了，她颌首道：“你这孩子还不错，我相信你该是可靠及可信的……”

她顿了顿，微带伤感的道：“我老伴今年六十一岁，我也满五十了，我两口子结合一生，最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玫儿虽非我出，但我们待她胜以亲生，我们把她交给你，望你善待与她。她从小失母，性情难免有所偏激。日后也许会些小性子，也盼你看在四个老人家的分上莫与她计较，不一定向我们一样这般眼皮上供着，嘴里含着，只要你不欺侮她，我四老也就心安了……”

* * *

拾翠楼上。

倚着一排巧致的朱栏，而朱栏围筑在一个小小的平台上，仇恨目光深没的凝住远天浮云，如今正是黄昏，云朵儿有如绵絮，又象烟霭，那么层层卷卷的簇拥着，重叠着一团团的，一条条的。浅嫣的晚霞便将它带着些儿暗紫的，含着些儿苍郁的色彩，谈谈浓浓的涂抹在这些云朵儿上面，于是，极四处映现着说不出悲凉味儿，没来由的给人们心头上蒙了一丝丝的怅惘与迷茫。

这真有些奇妙，仇恨怔怔的回忆，就在昨天以前，他与她尚有强仇大敌，他是她的俘虏，就那一夜的工夫，冤家变成了亲家，俘虏变做了座上娇客，不管这种转弯是有一种什么情形下所铸成，不管自己愿不愿意，但却已几乎成为事实了。到现在，仇恨还有些茫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喜欢艾惠玫，他只明白在

化解了一场干戈之后，他已不再憎嫌她，讨厌她，但爱呢？谈到爱，却似乎仍然差上那么一截，尤其是，他自从勉强允诺了这场婚事之后，心中老是纠缠着一种愧疚的感觉，这感觉倏倏忽忽的，却是那么根深蒂固，那么牢不可破，他晓得，这是因为魏苇和仇恨而起，不可讳言的，他爱两位娇妻，三人的情感已经融为一体了，这应该已成定局了，但突然发生的这件事却好生令人困扰，令人尴尬，又令人无奈，他决不会辜负魏苇和雪儿，又待如何去和他们解释呢？

艾惠玫是一个美丽而又娇艳的女孩子，又有赫赫的事业为背景，几位武林早一辈的霸才支撑，无论那一方面来说，也是一般草莽男儿，江湖好汉追逐向往的对象。但她独独在那种特异的情形之下看上了自己，若是光凭外在的容貌与风范来解释这种道歉，未免太过浮浅，但这总是已经成为实在的事，想来想去，只能说一个“缘”字了，不知多少万年或多少千年之前，那段丝线约莫已系在他们彼此的足踝上，这或是那白胡子的月下老人在恶作剧，或者，真是缘分早已注定……。

轻轻柔柔地，一个软软的声音在唤仇恨：“想什么？”

仇恨如梦初醒，侧过脸来，唔！是艾惠玫，她仍旧是一袭纱雾似的翠绿衣裙，云髻高挽，一支悲翠凤钗斜插发间，两串珠坠在耳下轻轻摇晃，衬得她的容貌越发美艳绝伦，清丽无比，好一个人间仙子。

仇恨吁了一口气，低沉的道：“你真美……”

艾惠玫带着羞涩的一笑，轻轻垂下头项，低柔的道：“怕比不上那两位姊姊……”

仇恨有些窘迫的搓搓手，苦笑道：“那里，你们是同样清秀

娴慧，只是我太粗俗了。”

艾惠玫抬起头来，睁着一双秋水也似的双瞳凝注着仇恨，好一阵，她悠悠的，却又略显激动的道：“为何如此说？你是多好、多诚，这一生除了你，我不会再看上第二个人，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并不太长……”

* * *

她顿了顿，又道：“人与人相处，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发生情感，但是，也可能只需一刹便会深爱至死，在瞬息中求得永恒……”

仇恨默默颌首，道：“我同意你的见解，常常，我也有这种感觉……”

艾惠玫似是玩笑又似认真的道：“对很多个女孩？”

仇恨怔了怔，忙道：“不，我是指同性之间的情感。”

艾惠玫十分信任的点点头，道：“我相信你，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风流好色之徒，而且，我也知道你用情很专，因此，我便毫不保留的做了，我永不会后悔，我一定可以与你生活充满愉快，很幸福，很美满……”

说到这里，她忽然有些忧戚的一笑，道：“只是，不晓得你的那两位能不能容我？”

仇恨咬咬下唇，道：“我想，她俩应该可以。”

艾惠玫闭闭眼，道：“我会去恳求他们……女人在这一方面都是绝对自私与嫉妒，这或者会很困难，但我要不顾一切去做，她打我、骂我，我全认了……”

仇恨摇摇头，笑道：“玫，别说得那要可怜，她们不会那样

做，她们都很温柔。”

她轻轻偎在仇恨怀里，低低的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尽力求得她们对我的谅解，我一定使自己全力喜欢她们，也要她们喜欢我，我答应你永远不会为这些事感到烦恼，我们共同为你营筑一个小小的，温馨而甜蜜的家，仇，你高兴么？”

仇恨望着艾惠玫双眸中的光彩，面靥上映着那未来幸福憧憬，虽然，未来或许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但仇恨支不忍说出口来，在这一刹，他决定自己要好好爱护这位娇丽的女孩，不管自己与他是否能顺利结为夫妻。

在沉默中，两人心灵相契的依偎了良久，直到连同周遭浮沉的暮霭都是那么郁黯了，仇恨才低声道：“惠玫……”

艾惠玫喃喃的应了一声，这两个字出自他口是多么新奇，多温柔，多美妙，自他答允自己的要求到现在，嗯！才如此唤过自己两三次吧！但这两个平素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在他口中呼出，却像是一缕无形而又强刃的丝，缠绕着自己，连骨骼都酥了，连心儿也麻了，好神异的爱的力量啊……”

仇恨轻轻地，又唤道：“惠玫……”

艾惠玫仰起红艳艳的面庞，温驯的道：“有事？”

仇恨点点头，道：“我想，我明天离开这里……”

艾惠玫微微吃惊了，道：“明天就走？”

仇恨笑笑道：“是的。”

艾惠玫一下子挣出仇恨的怀抱，红着眼圈道：“你要走为何不说‘我们’？而只说你一个人，难道……难道你仍不愿承认我们的关系？要抛下我一个人离开？”

仇恨连忙摇手，急道：“惠玫，你别误会，我怎可抛下你一

个人离开？我只是担心四位老人家恐怕难舍你随我远离，还有，我这次的行动是作狙击行动，对‘百毒门’作逐个击破歼灭，逼出司马长雄以及他的死党出来与我们决斗，你原是她们的魁首，那该多尴尬……”

艾惠玫道：“但是……”

仇恨道：“惠玫，你放心，我绝不会辜负你，再说，只要两情长相久，岂在那朝朝暮暮。我们要想营筑温暖的家，就必须残除这股邪恶势力，因为，他们绝不会容许我们存在。”

艾惠玫想想，也的确如此，于是沉默不语。

是夜，在四老共同商议下，艾惠玫列同了几个重要据点作为攻击对象，但是，他们却一明一暗的兵分两路，以便暗中接应，最主要的，还是艾惠玫怕个郎孤身涉险，作成的决议。

* * *

中宵的风，吹得有些萧索，夜很深，透着寒瑟，一种令人感到落寞又孤寂的寒瑟……

景况又恢复了往昔的岁月，独自飘零于莽莽大荒中，天穹是帐幕，沙尘是席垫，追着落月，迎着朝阳，那种逍遥却无定的日子，很苦，也很自在，但隐隐里总是觉得缺了些什么……

骑在这匹高大强健的俊马上，不徐不缓的奔驰着，缺了些什么呢？仇恨在想：“一条根，一个窝么？不，自己早已建立了温暖的窝巢，娇妻爱子围绕，那是多甜蜜的家，一幅写真的的亲情图。”

以往，他很少有这等近乎伤感的想法，孺慕亲情，天伦之欢，似是隔着他十分遥远，好像不是他这辈子应该企盼的事，然

而，毕竟他已有了家，现在，他脑子里面浮现的，是妻儿倚门思盼的情景。

摇摇头，他不禁自嘲的笑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迎着夜风，他深深的吸了口气，决定不再去寻思这个问题，他目前需要全神贯注的乃是如何打击“百毒门”，实施各个歼灭的工作。

按说，他可以不必这样做，他本人也不愿卷入武林是非圈，然而，这件事却不容他推拒，甚至稍有迟疑，丢开武林的前提，对他却有着如芒在刺的切肤关系。

仇恨仰着头，向漆黑的夜空呢喃：“但愿这一次能够将流血消弥于无形，还我武林清平！”

幽冥的旷野里，似是对他是呢喃有了回应——仇恨听到一种不属于寂寥大地的音响，隐隐约约的向这边传了过来。

嗯！马蹄声，是他的坐骑驰行之外的马蹄声。

回头望了望，来路上一片黑暗，看不见什么，但是，他可以断定是两乘健骑，正以全力奔跑，仿佛在追赶前面的什么。

莫非追的是自己么？他摇摇头，似乎不可能，因为这个决定只有四老和玫儿知道，没有泄漏的理由。

将马儿侧行靠边，仇恨心中坦然，他有意让路，好叫后面的奔骑抢道先走。

于是，来骑近了，果然是两匹好马，两匹毛色深暗的骏马，鞍子骑士约略看得出体型，都相当高大魁梧。

仇恨只瞥了一眼，便将视线收回，他不想招惹什么麻烦，而盯着不相识的人注视太久，按江湖上的一贯来说，在往便是轻蔑与挑衅的表现，他有什么理由去无端生事呢？

他将坐骑让向一边，但是，后面的双骑并不超越，而且把速度缓下来——极为突兀的缓下来。

* * *

心里有些纳闷，也立即生起警惕，仇恨没有回头，依旧以原来的速度不快不慢的靠边前行，他已觉察到情势不对了。

后面的两骑跟缀了一会，蓦的略为逼近其中一个沉浑稳定的声音响了起来：“仇朋友，且请稍住。”

轻勒缰绳靠停路边，仇恨扭过身体，夜暗里，那两匹马也停了下来，约莫和仇恨相距十步，同时，仇恨也发现那两个不速之客只这须臾工夫，竟已俱皆经头巾蒙住了半张面也。

仇恨轻轻的一笑，道：“是在叫我么？”

马头较前的一位骑士拱拱手道：“正是招呼尊驾。”

仇恨端详着对方，道：“我们会是相识的么？”

那人摇摇头道：“不曾相识。”

仇恨“哦”了一声，道：“以前不曾相识，往后可能有见面的机会，否则，两位何苦如此顾忌，不肯以本来面目相示！只怕两位心怀有异吧？”

那人沉声道：“我们实有难言之隐，失礼之处，尚请仇朋友包涵。”

仇恨淡淡的道：“两位找我，有何见教？”

对方缓缓的道：“请问尊驾，夜来‘白石精舍’密议，所谈何事？”

仇恨不觉自吃惊，表面上却极为安详的道：“你们是什么人？”